

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

張宗文譯

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

原著者法國 Seignobos

譯者 張宗文

1930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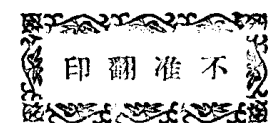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出版

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

△(全一冊實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原 著 者	法 國	Seignobos
譯 者	張 宗 文	
出 版 者	大 東 書 局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者	大 東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漢口 廣州 汕頭
北平 遼寧 徐州
長沙 梧州 哈爾濱

大 東 書 局

後學津梁

褚民誼題



緒序

同學張君宗文。里昂中法大學之高材生也。治社會學有年。同時並研究史地學。而於各種科學。皆能窺其堂奧。歸國後。本其心得。著成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一書。將付梓問世。而索余一言。爲弁簡端。余既受而讀之。覺含英咀華。采精擷要。說理透澈。闡義簡明。確足爲後學之津梁。而供研究社會學者之一助。因遂忘其疎愚。略紓所見焉。

夫宇宙間之林林總總。萬彙不齊。其天然之進化。蓋莫不由簡單漸進而至於繁複。卽社會間之事物物。人生之營營擾擾。無非爲求生存而競爭。亦卽爲謀生活舒適而奮鬥。今吾人已由簡陋之生活。享受物質之文明。然此種人爲的進化。其程序蓋亦逐漸演進。演進不已。以有今日。則知進化之公例。無論天然人爲。要皆由簡單而繁複。由粗淺而精深。學術亦奚異於是。自結繩紀事時

代。以至有文字載籍。降及諸子百家。其間精粗繁簡。固已迥乎不同。至於近世。則各種學術皆有專科。學者分類研求。恒苦竭畢生之精力。而未能藏事。其博大精深。視昔更不侔矣。然此種學術上之進化。初非一蹴而幾。蓋亦循序漸進。惟此循序漸進之過程中。實爲一切學術所由蟬蛻遞變而成。此種過程。乃爲學者所不可忽視。而不能不加意研求者。蓋必溯本窮源。而後知枝葉之所以茂源流之所以長也。

昔人有言。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斯語也。吾於研究學術亦云。竊謂人類自開化以來。學術之進化。不外三箇時期。卽文學時期。哲學時期。科學時期是也。今人皆知研究科學必先從數學入手。不知遠古時代。卽已有天文學發明。從可知數學之源流甚長。而發明特早。較之今日。雖有精粗繁簡之不同。然昔日之粗淺。實爲今日精深之基礎。然則研究科學者不當自考古始耶。

科學之範圍甚廣。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社會學等皆是。其間以數

學發明最早。乃科學之基礎。社會學自近今斯賓塞爾孔德二氏研究後。始卓然成一學科。社會學所以成立若是之晚。蓋亦有故。因其範圍極廣。異常繁複。雖名為專科。實則包涵一切科學於內。既需生物學爲之印證。復欲諳習各地之政教風土人情及其沿革。故不易確定公例。研究社會科學者。其常識必異常豐富。若淺見寡聞之輩。勉強研究之結果。必至乖謬百出。是非莫辨。非傾於主觀。卽偏於客觀。傾於主觀者。如戴有顏色之眼鏡。其眼光眩惑靡定。偏於客觀者。則視社會若機械不明其演進之意義。兩種偏頗之結果。必致產生武斷。而失去研究之作用。然則必如何始能從事研究哉。曰歷史與科學並重而已。以歷史資料。用比較法剖析之統計法歸納之。而定爲公例則能具有正確之論據而獲適當之結果。蓋歷史乃人類演出之事跡。一切紀載屬於事實的。取作資料。自無不當之虞。惟紀載翔實與否。則關係綦鉅。歷史上之紀載。每有因其時環境與背景之關係。而失之太過與不及者。於是不得不有賴於研究歷史的方法。

必先具有分析與綜合的方法。而後始有準繩。無論紀載若何。其中謬誤之點。或過或不及。俱能灼知洞見矣。此就主觀方面言之。至於客觀。則非借重科學不爲功。必須有古生物學爲之印證。地質學爲之參攷。始能免於偏重主觀之弊。蓋歷史僅紀載開化以後人類演出之事跡。若夫未開化以前。原人時代無文字紀載時。則不能不假借地質學與古生物學從而研究之。如原人時代人類生活之狀況。人種之演進。皆能用地質學考據而得。而社會各種事物之變遷。則端有賴於古生物學與今生物學爲之印證。是故吾人研究社會學必先具有科學之根柢。與夫歷史之資料。及其研究的方法。具是數種學術。然後從事研究。則能成爲真正之科學。非復傾於理論的偏於幻想的文學哲學之比。而爲適應人生需要之真正科學矣。此張君宗文所以有本書之輯。不可謂非現代學術界之一大貢獻也。爰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下旬褚民誼序於中法國立工業專門學校

章序

現在中國的一切現象，其複雜真是莫可名狀，然而我們稍一留心，不難知其所以致複雜的原因，我們概括的說一句，一切總不免多少有一點不明時代的關係，再明白點說，就是「誤認時代的抵觸」爲今日中國一切根本的糾紛，例如學術界的「學究」與「時髦」之衝突；政治上的「腐化」與「惡化」之爭鬥；社會上的「守舊」與「維新」之固執；實際皆不過因了時代上的觀念不同而已！

自從孔德說我們今日所經的時代，叫做科學時代，於是對於時代的判別，便有了標準，但是什麼叫做科學，至今還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見到法國的涂爾幹氏（Durkheim）說過一箇定義，比較的確切，他說：『人類的「回想」是先科學而存在的，科學不過是證實「回想」的一箇方法』由此我們可以說

所謂科學時代者，就是以方法來處理一切的時代，若是再簡單點說，亦可命之爲：「方法時代」，也不爲過。

我們若認上述的話爲是的，則一切拆得開，合得籠的精密方法，爲現在處理一切的重要工具，固不待言了！學友張定中兄，在歐洲苦讀多年，爲同學中難得人物，對於自然歷史諸科，尤多心得，於教授之餘，特譯辛氏「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此書固早爲世界名著之一，加之由這位有力的誠實譯者，譯成中文，以其專門學力，譯釋其曾經熟讀之書，自是與衆不同，從此國內讀書界又得一治學的好工具，這是我們應當感激這位譯者的。

我們中國有一句任誰都會說的難言，就是所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就這一句話，便可知研究中國歷史的困難了。本書的詳細內容，請讀者細讀後自可明白，但在一開卷時，說過大概，也不可少！全書共分兩大編，上編詳說適於一切社會科學的歷史方法，下編則關於社會史之歷史方法；而

對於一切鑒別史料之研究方法，特別精細，我們若能用之於中國史中，不獨將上述的那句難言變爲：「二十四史有說法，」并且或者可以將中國文化整理一下，不問其好害，給以真確的證據，使那班「學究」「時髦」「腐化」「惡化」「守舊」「維新」的人物，既失其偏見的根據地，自然而然的中和起來，無所用其爭鬥了！所以今日中國在學術上需要一切的方法學：(Methodologie)在治事上也是要有一切合式的方法，自然不會弄到滿社會的新鮮活人，有的說着開天闢地的八卦話，有的硬要捨近求遠的，把箇慣用的「吃飯問題」，說做生硬的「麵包問題」的笑話了！最後一句，從此以後，希望大家認明今日是科學時代，亦即是方法時代，便什麼也不會有錯誤了！

章桐 一九二九，三，二一・南京

譯者小言

1，現在我把本書的作者來介紹一下：

本書的作者是世界著名的當代法國歷史專家巴黎大學教授瑟諾博司（Seignobos），與主編世界通史的法國歷史名家拉維斯（Lavisse）與龍蒲（Rambaud）齊名，法國史學界號稱三大名家。他不特是大名鼎鼎的歷史家，而且也是法國文學家，因為他是長於文學天才，所以他的歷史作品，流利暢達，感人獨深，一洗從前枯燥之弊。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現代歐洲政治史，世界文化史，法國革命史，和皮德（Bidou）及古璠（Gauvain）合著的歐洲大戰史；前二種各國都有了譯本了，後二種就是拉維斯主編的法國國史的一部分。——至於論及他的作品價值，世界史學界早有了定評，無須我替他頌揚。

2，現在我把譯述本書的動機來說一說：

本書是以社會科學爲經，以歷史方法爲緯。牠的第一編雖然採用了他和朗格謨瓦(Langlois)合著的史學理論的章目，但是牠所論證的資料卻多取材於社會科學。我們一讀作者原序，就知道牠的第一編非特不是前書的撮要節本，而且比前書的抽象方法的理論更要完備。至於牠的第二編，更非前書所能夠相提並論的了。前書比本書的出版幾早二十年，我國現在已有了牠的譯本；而本書的理論與範圍確實較前書宏博而精深，完備而新穎；況我國近來研究社會科學者漸衆，這種論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關係的作品，至今尙付缺如，且在歐美諸邦，亦不多見。所以世界至今討論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關係的作品，當以本書爲先導。故我國對於本書似不能不有譯本。爰譯本書，以爲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家研究之一助。

本書的譯作，是着手於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中經歸葬先君，停頓一月有餘，續成於民國十七年二月。譯畢之後，至五月間始得暇從事於刪改和潤色的工作

，經三月而竣事。所以本書的完成，卻經過了許多波折，而這些波折正是表示我箇人生活的顛沛流離。——本書皆用直譯而有時也間用意譯。譯作定名，至爲困難，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專門名詞，我國幾無相當之字可用。故本書的譯述，誤謬或疏忽之處，恐難盡免，尙希海內明達，不吝賜教。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二日，於真茹暨大。

著者原序

這本書是拏社會科學院三年積存下來的講義編成的。雖然全部曾加以整理，然而還是保留着本來的痕跡；書中的分節與分段都很清楚的而且特殊明顯的，文字更加通俗，而又無艱深之弊，可以使讀者易於領會。我想決不會把這些我所滿意的一點方法的指示及參考的搜集的特性來消滅的。在討論這些意見的時候，並沒有引證書中所引的著作者的原文，這一層我自己是也要加以原諒的；這一箇節略我似乎以為用在我所預定的實際目標上是很可以的了。若是單單給了社會科學一本研究所用的參考書目錄，我覺得是一樣無意識的；人家很可以在出版界新聯合會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所刊行的目錄總彙中尋得出一本選得又精和分得又清的同樣目錄來呢。

這本書的第一編是採用了我和我的朋友朗格魯亞 (Ch. V. Langlois) 合著的「

史學原論 I (Introduction and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一八九七年發行，一九〇三年三版) 的同樣章目，那書是一本簡要的歷史方法；但是這書的第一編並非拏牠完全來直抄的。我不但節略了這些完全理論的部分，省錄了這些單爲歷史家有興趣的部分，而且又添加了這些從社會科學方面取出來的例證；我很相信我已經把這箇根本的理論校正了而且完成了。

第二編：「歷史方法與社會史」差不多完全是新的；一直到了現在牠還成了一種少有人來研究的材料，因爲牠據有了歷史和社會科學間的一箇中間領域；所以牠又必須同時貢獻於兩種不同的人們作參攷，但是我想着牠與其增了歷史家的興趣，無寧增了社會科學專門家的興趣好呢。

導言

歷史方法與社會科學

I——歷史方法是一種用以建設歷史的方法；起先要同科學般來攷定這些歷史事實，其次就拏這些事實彙集類列於一種科學系統之下。

起初在型式邏輯中，好像就有這一門專門科學——歷史，而這門科學所研究的就是某一種事實——歷史事實，所以這門科學要用適合於歷史事實本性的一種方法來研究歷史事實；——如同化學科學用化學方法來研究化學事實，生物學的科學用生物學的方法來研究生物學的事實——或者同（拏一門敘述科學做例證）一門敘述動物界的動物學一樣。故歷史有人稱作一門觀察的科學。歷史家似乎也能夠來判定歷史所研究的事實的種類；這些事實的種類都是過去事實，也都是人類事實。凡關於動物的或植物的過去事實不當列入歷史的種類中；